

# 王县长进城

1948年春的一天上午，阳光出奇的灿烂，一股春的气息在临汝县城的大街小巷弥漫，让市民的心情无比舒畅。此时，一个消息在市民中传开：共产党的临汝县县长王武烈今天进城了。这个消息，比那股春意更加让市民们兴奋。

近半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三次解放县城，但都没有在城内久停，这给当地残留的国民党反动势力和土匪恶霸可乘之机，他们纠集起来，趁机开进城内进行反攻倒算。国民党临汝县县长张伯祥进城之后，对清算过他家、分过他家财产的贫苦市民，打的打，抓的抓，杀的杀，实行残酷镇压。土匪司令姚保安、黄万镒等人，进城之后，祸害市民的手段更卑劣凶残。大街上土匪们的侦探们更是趾高气扬，横冲直撞。这些人头戴马虎帽，身穿大襟袄，腰中别着盒子枪，到处乱窜，有时还随意开枪伤人。一次，一位市民提篮到集上买菜，不知怎么回事，遇到了三个揣枪的土匪，大白天把那个买菜的人打死在街中央。开枪的土匪打死人后，若无其事地走了。那时城内秩序混乱，市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整天生活在极度恐惧之中。

因此，当听到共产党临汝县县长王武烈进城的消息，大伙儿都聚集在城市中最繁华的城隍庙附近，一边议论纷纷，一边盼望着早日看到这位传说中的县长。

共产党临汝县县长王武烈的大名早就在临汝百姓中传开，有说他年轻英俊，智勇双全，双手能打盒子炮，空中飞鸟从他头顶上飞过，他连瞧也不瞧，抬手就能打掉；有的说他独身一人闯进临汝好几个大土匪的巢穴，把土匪头子抓获；有说他能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智擒顽匪孙凹斗；有的也说他爱护受穷苦百姓，凡见到穷苦之人

都要送钱送粮。如此等等，传得神乎其神。却说众人正在城隍庙议论，忽听一阵锣响，街内一

个杂役敲着锣走了过来，那人走近众人，高声喊道：“各位父老乡亲，解放军的县政府已经搬到城内办公，今天在戏园内召开群众大会，政府王县长要在大会上与大家见面讲话，请父老乡亲们踊跃参加，不可错过。”

众人一听，“轰”一声往距城隍庙不远的戏院涌去。大伙儿刚到戏院门口，就看见有一排解放军战士护守着一个身穿土黄色军装的人朝门口走来，只见这个人身材不高，年约二十四五岁，腰里插着一把手枪，面相英俊，步伐稳健。

围观的市民兴奋不已，直朝前挤，都想靠近王县长。王县长见状，面带微笑，一边朝群众招手，一边往戏院里走。正在这时，听见“哎呀”一声叫喊，大伙儿扭头看时，瞅见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被人群推倒在地。这个少年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脸上糊满污垢，手中拿着一个缺边没沿的烂碗。倒地的那一瞬间，破碗也甩出很远，手腕上鲜血直流。

众人都认识这个少年，他是城里一个要饭的花子。每日里在大街的大小饭铺里游走，讨剩饭凉菜，晚上蜷缩在洗耳河的桥下睡觉。他叫什么，他是哪儿的人，为什么出来讨饭，没有人关心过问。

讨饭少年今天莫非也来开会？还是借此来讨点东西？对他的倒地受伤，大伙儿虽然看到，但没人理睬他。

就在这时，正朝戏院门口走着的王县长忽然停住了脚步，他朝倒地的少年看了一眼，转身走了过去，在讨饭少年身边蹲下来，伸手把他扶了起来。

讨饭少年神色惊恐，低头不敢瞅人。王县长伸手从裤兜里掏出一块旧手帕，小心地将讨饭少年受伤的手腕包扎起来。然后和蔼地问道：“小兄弟，你是哪儿的？来这儿做什么？”

讨饭少年仍然低头不语。这时，一位市民说道：“这孩子”在城里流浪要饭吃，有四五年了，谁也不知道他是哪儿的。”

王县长听罢很快对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说：“你把他带到办公室给他换一身衣服，让他吃顿饭，等我开完会再回去安排吧。”

那个工作人员迅速把要饭少年带走了。周围的市民见此情景，忍不住拍起手掌。王县长在众人的掌声中走进会场，登上讲台开始讲话。

他说：“各位父老乡亲，我们到临汝县已经半年多了，时间也不短，但新成立的临汝县人民政府一直没有进城，我这个县长也没有机会和大家见面，现在临汝境内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恶霸已经被我们的部队清剿差不多了，受苦老百姓翻身解放的日子已在眼前。”

接着，他讲到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他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完全彻底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我们就是要领导受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官僚资本主义压迫剥削的受苦大众，推倒三座大山。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打倒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打倒地主恶霸，铲除地方上的土匪。前段时间不是有反动分子造谣说共产党在这儿待不长，共产党要共产共妻吗？可是仅仅几个月的时间，临汝的国民党反动军队被消灭了，临汝的大土匪黄万镒被我们处决了，平文正被解放军打死在野地里。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共产党的政策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古人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下，我们中国共产党不仅要推翻黑暗的旧社会，而且要建立一个崭新的新中国！”

讲到这儿，台下的市民欢呼鼓掌。

会议结束后。王县长在众人的簇拥中离去。望着他的背影，市民们纷纷议论。有的说，“不愧是县长，讲得真好，句句话都说咱老百姓的心窝里。”有的说，“这个县长好口才，有能力，以后咱们有这样的县长领导，有福享了。”也有人说，“看王县长那样对待一个小要饭的，他一定是个好”人，善人。”

王县长进城后，临汝县城的混乱局面再也没有出现了。

选自汝州市老区建设促进会编辑出版的《汝州市老区革命故事》一书  
作者：常文理  
供稿：陈凝



## 火石岭晨光

王庆振

## 云雾中的云堡

□魏郭

从云堡的瞭望孔窥视远处的村庄，以及连绵的群山，若隐若现，与往日不同，自有一番妙趣。

而从山脚下仰望云中的云堡，它的底部隐藏在苍茫的云雾之中，轻盈如一片鸿鸟的羽毛飘浮在半空中，又宛如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亦真亦幻，海市蜃楼一般不可捉摸。

时令已是深秋，雨丝无休止地飘飘洒洒，使得豫西这组原本巍峨的群山愈发显得高不可攀。我们的车子沿着湿漉漉的盘山公路，喘着粗气，小心翼翼、一扭三晃，终于战战兢兢来到了云堡南侧的山坳间平地。

窗外的山坡上，零零散散分布着乳白色的云舍旅馆，仿佛仙人随意落下的一枚枚白色的围棋子，诱惑着大伙的目光。待到得下车来，才发现，近在咫尺的云堡，依旧半个身子隐藏在云雾之中，仿佛羞赧地偷窥着我们。

这垒砌得整整齐齐的石台阶，这新植的树木，让这个十七年前到访过的古山寨忽然变得陌生起来，让我的内心充满了探幽未知胜景的冲动。

我迫不及待地沿着湿滑的石台阶，匆匆而上，全然不顾越来越急促的喘息。

它果然与往日不同了，除了那依旧完整而高耸的石寨墙，以及西寨门上依旧完整的“望汝”二字，以及寨墙顶部依旧存在的环形防守通道，以及被扩展了的瞭望孔。

旧时杂草丛生，枯枝落叶遍地，残垣断壁的落魄山寨早已荡然无存。那重新修葺的石窑洞，既保留了它古朴的风貌，又增添了时代的新韵，云堡咖啡厅，瓷瓷展厅，窑洞旅馆，小酒馆，歌厅，展示着时代的变迁。那曲曲折折的石板路旁，山泉

潺潺，水车旋转，山榆摇曳。那盘旋而上的二层山道上，看似随意设置的过堂茶桌，却精心点缀出古寨的沧桑。那二层平台上，精雕细琢、雕梁画栋、匠心独具的仿古正房，以及摆放得密密麻麻的咖啡桌，于无声中蕴藏着商家的精妙布局。那依旧狼牙交错、瘦骨嶙峋的山石，那被改造的旧时石水窖，成了局部水系的源头，泉水哗啦啦作响。那凌空架设的环形玻璃栈道，可以让我轻松环游山寨周围的风景区。

它真的与往日截然不同了。这脱胎于原有风骨之上的改造，犹如为一位骨瘦如柴的老奴，输入了再生的灵丹妙药、脱胎换骨、输血造髓、肉体重生、再施粉黛，使她重新妙龄芳华、冰清玉肌、明眸善睐、裙裾飞扬、能歌善舞起来。

这眼前的一道道风景，让我的回忆渐渐地，渐渐地，涨潮一般翻腾起来。

那是十七年前的秋日，时任汝州市作家协会主席的彭忠彦先生，精心组织了一次大峪红叶文学采风活动。彼时的我还是一名痴迷于文学的爱好者，有幸参加了采风。

秋日的大峪，俯仰之间，皆是美不胜收的佳境。然印象最深者，莫过于如今的云堡妙境，彼时的梁家寨了。

彼时的梁家寨，落魄中的沧桑之美，破败中的古朴之美，吸引着初访的目光，一如今天的我。

穿过袁窑村错落的民居间七扭八拐的小街，沿着山间依稀可辨的羊肠小道，我们从古寨东侧的山坡爬上去。放眼望去，白色的羊儿，黄色的牛儿，点缀其间；成群结对的是羊儿，零零星星的是牛儿；忽聚忽散的是羊儿，几乎看不见移动的是牛

儿；急促尖叫的是羊儿，骤然闷叫的是牛儿。这些羊儿牛儿，让你的心情不由得就沉稳下来，仿佛那都市就是一阵急速旋转的风，把你如同树叶一般裹挟着飘来飘去，这劲风进了山寨，忽然就销声匿迹了，树叶就摆脱了，稳稳降落在散发着亲切泥土气息的大地，回到了母亲温暖的怀抱。

这齐腰深的蒿草、九月菊、荆棘，杂乱伫立的山石，隐入其间的小径，更让你的心情悠然开来。连那猛然惊飞的一只锦鸡，逃窜的一只野兔，都平添了几分静中有动的野趣。

等到气喘吁吁、双腿微微酸软、脊背沁出汗珠的时候，这古寨就到了。这是寨子的东门，石匾上的“瞻嵩”二字依旧苍劲有力，厚重的木寨门破旧不堪。紧靠东寨墙的数间窑洞已经没了屋顶，残垣断壁上放置灯盏的窑洞还在，烟熏火燎的石壁，都在静静诉说着岁月的流逝。

寨子里由北及南横亘着一段山坡，一路蹬着杂草，爬到山坡北端的最高处，东西向残留着三间正房的地基，就是如今二层平台上的仿古建筑咖啡厅。在山坡的南半部一块巨石上，人工凿出了一个一人多深的石水窖，显然是用来蓄积雨水的。水窖的西北侧，出现一个天然的洞穴，深不可测的样子。当地的村民告诉我们，此洞可以通向西南方山下的河旁，是紧急情况时用来藏身和撤退的天然避难所和生命通道。

在寨墙内侧靠近顶部的周围，人工用石块垒砌起来的环形通道约二尺宽，寨墙上留有瞭望和射击用的瞭望孔。从向导的口中得知，如此可守可退的古山寨，是清末宣统年间由当地的大族梁家所筑，以防战乱所用。

彼时，我站在梁家寨，面对丛生的杂草杂树，面对残垣断壁，思古之情油然而生；如此保存完好的寨墙，如此依稀可辨旧时房舍布局模样的山寨，如能保护性开发为古山寨旅游项目，如再演绎一些旧时代的民间文艺节目，不失为一件幸事。

从那以后，依旧挺立的寨子，破败不堪的寨内房舍，久久萦绕在我的心中。每次从山脚下路过，我都会忍不住要多望它几眼，欣喜它的屹立不倒，遗憾它的继续破败。

有几次，我很想再爬上山去，看看它的现状，希冀它没有遭到破坏，希冀它能够早日得到修缮和保护。但每次都在纠结着，因为我的远见，足以窥探到它依旧在荒凉着、破败着，最终还是决定不再看它，在深深的留恋中，遗憾地走掉了。

去年，听朋友说中旅集团要对它保护性开发，我的心里很动了一下。忽然又纠结起来，盼它早日得到保护性开发，又怕它被过度包装，而破坏了它原有的风韵，就像自己的一件早已凋敝的宝贝，拿去让能工巧匠修补，既想让它重放异彩，又怕它修补时磕着碰着。

我关注着它的新名字，云堡妙境，关注着它时刻的新闻，一直纠结着。

直至今日，时隔十七年之后，我再一次走到她的身旁，以审视的目光，冷静地品味着她的每一寸肌肤。

她真的与往日不同了。崭新的裙裾，秀丽的面容，凤凰涅槃一般的重生，让我很快就接纳了她。我纠结的心一下子就释然了。

蒙蒙细雨中，我流连在摆满了盆景的南门内侧石阶上，我流连在一边是石壁，一边是窑洞的石

板路上，我流连在宁静的摆满了旧式家具的窑洞里，我流连在似乎能听见偶尔开片脆响的瓷窑展厅，我流连在温暖如春的咖啡厅，我流连在私密对话的窑洞酒吧，我流连在迷你小屋的歌厅，我流连在转角的数张茶桌旁，我流连在湿滑的玻璃栈道，就连这有点寒冷的风雨，也让我品出了别样的山寨气息。

这，真的是她应该有的模样，似乎她风韵犹存，又似乎她更具神韵。

当我沉浸在今古对比的浓浓思绪中，我恍然觉得，我的每一步行走，都是在穿越时空，行走在今昔莫测变幻的多维模式里，虚无缥缈而又真实存在，隐隐约约而又清晰可辨。

我的耳畔，回响着旧日的鼓角争鸣、刀光剑影、枪炮隆隆，又有曼妙的轻音乐袅袅传来，以及咖啡的苦香，老酒的甜香，普洱的清香，侵入肺腑的每一寸表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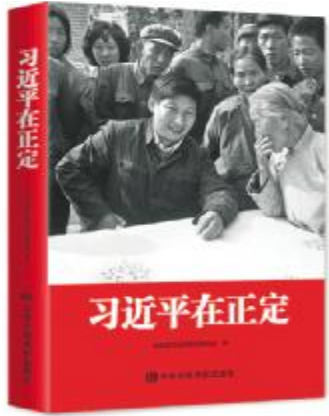
带着这样的陶然，我行走在环形的玻璃栈道，从瞭望孔的不经意窥望，让我忽然就看见了远处仙境一般朦朦胧胧的村落和群山。

我因惊叹而忽然清醒起来，我折起身来，目光越过平平整整的寨墙顶部，那些散布在山坳间、河道边、山坡上的村落，那些不知道有几重的山岭，全遮掩在无边无际的迷雾之中、云海之中，隐隐约约，影影绰绰，如诗如画，如烟如梦。

“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陶先生的田园美诗，忽然爬上我的心头。

在这样美妙的一个所在，观望云雾中的云堡，观望云堡外的云雾，怎不令人陶然而乐而醉乎？

·连载·



(上接第2950期)

习总书记接着说：“俄国有两个托尔斯泰。一个是列夫·托尔斯泰，写过《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我读过。还有一个是阿·托尔斯泰，他是剧作家和诗人，我读过他的《苦难的历程》。”

和习总书记的交流，让我看到了自己的浅薄，这些我都没听说过，习总书记都已经读过了，最后弄得我有点不敢说话了。“知耻而后勇”，受习总书记的影响，我认真读了诸子百家、史学、哲学、经济学著作和一些外国文学。

采访组：1983年，您到春光电器设备厂工作。从那以后，习近平同志也几次来厂里调研，您有没有见过他？

陆树棠：见过。习总书记到我们厂来视察的那天，我记得很清楚。他和我们一起吃厂里食堂的馒头、家常饭，吃完还交了饭费。

不久之后，习总书记帮我们厂把产品推广到北京的很多文艺团体。他可帮了我们的大忙，可以说，没有他的帮助，我们这个厂子、这个产品以后是个什么结果，就很难说了。再好的发明，如果没有人知道，没有人采购，也是白费。

习总书记这个人很有“长性”，他不像有些领导，到厂子转一圈，听听汇报，就完成任务了。习总书记不仅来我们厂里几次，帮助我们，指导我们，而且一直关注和关心着我们厂子的发展。这样的领导，这样认真做工作，我们群众对他就是一个字——服！

采访组：尹书记，您好！上世纪80年代初，习近平同志任正定县委书记时，曾骑着自行车到塔元庄下乡。2008年初，他到中央工作后来正定视察工作，曾到塔元庄调研，这也是他20多年后的“故地重游”。请您谈谈他那天情况吧。

尹小平：习近平同志是2008年1月12日回来的。那一次，他到村委会转了一圈，看了治保会、警卫室、财务室，把各个办公室都转了。那时候，村里正在搞旧村改造，要把平房拆掉盖成楼房，因为正在建设时期，唯一的一条路还不是很畅通。

习近平同志鼓励我们说：“村里搞保安，比较好。”他还看了旧村改造楼房图纸的展示，当时是刚刚有了方案，还没正式开始。

看了图纸之后，我向他介绍说，我从2000年开始干村党支部书记的时候，就开始搞“财富积累”。我们村的旧村改造，具体方式就是把闲置土地、旧办公房、厂房集中起来，创造价值。我们的“财富积累”一直坚持了下来，现在的收入是1年1000万元，给老百姓搞了很多福利。我介绍了具体给老百姓办了哪些实事。

习近平同志从财务室出来后，到“两委”办公室视察，一个是支委会，一个是村委会。我们把两套班子合在一起，工作上不发生分歧，开会布置工作也不会出现扯皮。他看了我们各个组织机构的组成，说：“你们组织机构搞得不错，很全。”

接下来，我又把两张图纸一个旧村改造、一个盖楼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他问我：“农民要是住楼，方便不方便？”

我回答说：“现在农业机械化程度高了，不用太多劳动力，家家都没有机械，种地工具也很少。农民把工具放到楼房地下室就行。”

习近平同志说：“这也可以。”但他同时又提了两条意见：“第一，一定要征求老百姓意见，得到大部分人的同意才行；第二，一定要规划好，严格按照图纸施工，不要随意改变。”后来旧村改造启动的时候，我们按照他的指示办，组织老百姓到其他旧村改造效果比较好的地方去参观，回来以后又组织家家户征求意见、填表。（未完待续）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